

学会自宽

陈世旭

即起,家务优先,拖地,买菜、做饭、洗涮,间隙用电脑敲字爬格子。锅碗瓢盆消永日,鼠标键盘送流年,乐此不疲。写作完全是一种身心的愉悦。作品得到褒奖,是意外之喜。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野心,也就不会有猴子捞月亮的痴心、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窝心。颇为自得。文学世界与自然界一样,品类之盛,千差万别。有人是大鹏,一飞冲天;有人是小雀,跳不出草蓬。梦想固然是奋斗的动力,没有梦想也不会有梦醒的失落。

写作的压力主要来自外界,自己并无大志。回到别离十八年的省城老家,去时尚是少年,来时拖家带口,我已觉到了人生的巅峰。

这样的满足当然很平庸。但我失在平庸,得也在平庸。做不了出色的作家,可以努力学习懂生活的生活家。健健康康、自自在在地活着,也是幸福。世界如此广大,除非别无选择,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是最起码的明智。

其实,真的友谊要求并不太多,有由衷的关心就可以了。

去年,有一位曾家喻户

晓的作家因病过世,我忽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问我是否健康安好。发这电邮的人并非文坛中人,我们只是因为工作关系相识,平时来往并不多,又因为我的客居外地而完全中断联系多年。作为我众多认识的朋友之一,他早已淡出了我的记忆。没想到他却一直留着我的联系方式,关注着我的生命状况,这种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表现出来的牵挂,是多么让人感动。

在苏东坡谪居惠州的笔记中读到《卓契顺禅话》:苏州定慧寺极有诗才的守钦长老派弟子卓契顺带着自己的十首诗“不远数千里,涉岭渡海”去向苏东坡问安。流放惠州之前,苏东坡并不认识守钦长老:“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予初不识。”(《付僧惠诚游吴中代



竹林小鸟图 安士胜

书十二》)卓契顺徒行露宿,风尘仆仆,到了惠州已是鬣面茧足。东坡问他带了什么土产来,他不说话,只伸出两只手。东坡假装失望说,你跑了几千里却是空手而来啊;他仍不说话,做了一个挑担的姿势就走了。苏东坡把卓契顺的来访作为“禅话”写进笔记,记录了他深深的感动:“手势”乃“禅语”,“空手”而来,示不拘礼数;“荷担”而去,示满载而归。表达情感的诚挚,不在形式而在实质。一切默契于心,尽在不言中。

自古至今,关于友谊、关于朋友的说法,浩如烟海。激昂的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伤心的有“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都对友谊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如果必须像樊於期那样让人割了首级交给荆轲而荆轲又带着它为了太子丹“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必须情同手足心心相印才能算作朋友,那一个人的朋友就会很有限了。

(2023年7月18日于岭南)

取名习俗

谭汝为

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以高雅的名字表现自身地位和身份;而广大劳动者几乎都是文盲,大家终日为衣食奔波劳碌,也就没心思想虑自己及子女名字的雅俗美丑了。旧时劳动者的取名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以排行次第为名。宋元以来,劳动者以排行次第为名者愈见普遍。历代农民起义首领就常见以行第为名的,例如元末淮北红巾军的彭大,明代中叶中原地区的刘六、刘七、陕北澄城的王二,清初山东锯齿山的于七,等等。再如《水浒传》中的“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还有《红楼梦》中有焦大、赖二、鲍二等,就是沿用了现实中行第为名的习俗。

二、以父母年龄的合计数为名。旧时江淮一带下层百姓有以父母年龄的合计数为新生儿取名的民俗。所取之名只是个数字代码,并无实在意义。清人俞樾《春在堂随笔》:“夫年二



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为四六。”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原名朱重八——八八六十四,由此可推断其出生时,其父母年龄合计为六十四岁。

三、以相貌特征为名。旧时农夫渔民、摊贩工匠、市井小民等以相貌特征为名者,其相貌当有与常人相异之处,如崔黑子、郭秃子、李大头、王麻子等。

四、以出生时体重为名。在江南地区的某些农村有以新生儿出生时体重为名的民俗。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一家四代人皆以此法命名——第一代名为九斤,第三代名为七斤,第四代名为六斤;也难怪九斤老太对着孙媳七斤嫂和重孙女六斤,整天牢骚不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父母给孩子取名,一般都注重美好的寓意和期盼,远不像早年间那样粗鄙和随意了。

微书评

商皓

●张怡著《中国古代服饰结构图集》

日常生活中,穿汉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与其说是新潮流,不如说是年轻人在潜意识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但很多人对曲裾、深衣、直裾等传统服装都是一知半解,本书恰好能令人入门,甚至可以照葫芦画瓢,做出几件感兴趣的传统服装来。

●于小千著《凛冬之刃》

与改编后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相比,小说无疑落了下乘。例如小说中的女主角沈默完全黑化了,虽然小说提供了她黑化的逻辑,但看过电视剧后再读

小说,还是觉得电视剧更合理,更符合预期。

●三明治著《最好朝南(译文纪实)》

本书是一部非虚构作品集,汇集了22位女性书写的真实人生经历。这些往事各有各的惊险、困顿、挣扎,也各有各的解脱、释然和绚烂绽放。

●[美国]墨磊宁著《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张朋亮译)

长期以来,中文的存在与东方文化一样,都是难解的谜。没有人知道应该怎样用字母来展现这些独立的方块字。中文打字机的出现,就成了文化领域的创新与突破。而记录并呈现这一创举,才是《中文打字机》问世的终极目的。

好读闲书

季湘

视的“闲书”。闲书其实并不“闲”。我对诗词产生兴趣,就是因为看了董桥的随笔,里面引用的古诗词、旧掌故多如星辰。我对婚姻的深刻认识,是看完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之后。看了清人编著的《笑林广记》,我才知道古人并不死板,充满了达观的幽默与生活的艺术。

读闲书,不必那么一本正经,随缘随性就好。读闲书不是任务与目的,而是获得心灵自由的妙招。长如此,甚好。

我与图书馆

胡海舟

书架上摆的全是中外名著。头一回进去,我像走进了书的海洋。

有一天,我来到书柜前,从书架上拿了两本我喜欢看的书,一本是歌德的《浮士德》,另一本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然后,我来到座位前,孜孜不倦地看了起来。其间,有位朋友跟我介绍了一些时新的作家,建议我读读他们的书。我笑着摇摇头。因为我知道对于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而言,

直接读文学经典,获益更大。叔本华说过:“不用宝贵的时间去读伟人的已有定论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

每到星期天,来此读到一本好书时,眼前总是突然一亮,书中一句句精彩的语句像一缕缕阳光照耀我的心灵。为此,我每次来图书馆都带上一个笔记本,将这种好句子记录下来。但是,我从不在书上乱写乱画,所以,书看完了,干净整洁,

没有折页,像没翻过一样。我把书还给工作人员,她们都夸奖我:“你爱看书,也会爱书。”

到了中午饭时间,我就从包里摸出馍,啃了起来。值班的工作人员,看我在啃馍,给我倒了杯热水。我好感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这一生,我在外打工漂泊多年。但不管去哪儿打工,我都会去办一张当地图书馆的图书证。

如今,我回老家了。我在老家开办了一个图书室,对村民免费开放——也让村里那些像我一样爱看书的老乡们,在劳动之余,有个好去处。

为“先天须知”,主要讲的是,做菜选用食材,必须要知晓食材的天然属性,选用最适合的食材,才能做出最美味的佳肴。

天津卫有句歇后语:“红果做切糕,不是挨刀的枣儿。”哪种食材,或者食材的哪个部位适合做哪道菜,都有讲究,这也是对厨师的考验。如由“先天须知”中所列“猪宜皮薄,不可腥臊;鸡宜嫩,不可老稚”等,我们可以引申到因用选材和因材适用这个话题。好的厨师可以根据手中的食材,发挥它们的天性:比如,用瘦肉、里脊可炒出京酱肉丝、糖醋里脊,用五花肉能做出美味的红烧肉;相反,即便是一块鲜嫩的

里脊,若用来制作炸酱,便不如一块肥瘦相间的肉更适合。

育人选材亦是同理,身高两米有余的姚明在篮球场上,就是耀眼的球星,如果让他去当宇航员肯定会被淘汰。我有一好友,本是某小学数学优秀教师,是学校的绝对“台柱子”,后来领导考虑他成绩突出,劳苦功高,就提拔重用,安排他到应急部门当了领导。他由讲解“鸡兔同笼”换成了宣传安全生产,从此再无起色。由此可见,选人用人,也得有点厨师选食材的眼光才好。

人文经典

我看《随园食单》之一

《随园食单》中最重要的两单

贵翔

《随园食单》是清代才子袁枚将他数十年吃过的佳肴美味及烹饪之法,汇编而成的一部菜谱。在我看来,虽然该书按食材将菜品分为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等,无论选料还是制作都无不详尽,看后令人垂涎三尺,但《随园食单》的精华却在不讲菜品的前两单——“须知单”和“戒单”。因此,本系列小文即主要来谈一谈这两单。

袁枚先生在《随园食单》的篇首所列的“须知单”

共有先天须知、作料须知、洗刷须知、调剂须知、配搭须知、独用须知、火候须知等二十个须知,从选材、清洗、配菜、烹调、火候、装盘、上菜等多个方面讲解烹饪之道,名为“须知”,实为基本常识。窃以为,这是全书精华所在,因为它不仅涉及一切饮食之道,还可看作为人处世的指导。

袁大才子在“须知单”的篇首即言:“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须知单”的首个须知